



【原乡切片】

银杏树下

□包庆森

泗水的绿，就是从泗张铺展开来的。树是山的衣裳，泗张镇的绿意更是浓得化不开。这里的安山寺有两棵银杏，是此地千年来真正的主角。

西边是雄树，东边是雌树，并肩站了两千五百年，像一对沉默的老夫妻，不必说话，一个眼神就懂彼此的心思。我放慢脚步，像拜访两位久违的长辈，不敢造次。

雌株高二十一米半，胸围七米九，我和同事曾试过，七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。雌株稍矮些，却是同根生出两枝树干，像母亲搂着孩子。树下很静。五月的阳光透过枝叶，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子。风一来，满树的“小扇子”就哗啦啦地摇，像在给你扇风，又像在跟你说话。传说天上的一对金童玉女羡慕人间烟火，下凡化作两棵银杏朝夕相伴。玉帝震怒，派雷公雷击焚烧。后来玉女被救出，重回安山，与雄树咫尺相伴，永不分离。这哪里是神话，分明是泗水人对“长相知，永不离”最深情的注脚。

我曾在这树下，走过四季。

春天，安山寺最美。“安山春秀”是泗水十景之一，明代知县张祚写过诗：“崑峰龟蒙望存，安山灵秀势相吞。春深列岫堪图画，还似群贤萃孔门。”银杏树抽芽的时候，嫩绿的叶子像刚洗过澡的娃娃，水灵灵的，透着光。我

端着相机，对准那抹新绿按下快门——开春的第一张照片，永远是给银杏的。

夏天，这树就是一把巨伞。树冠遮阴近亩，进了寺院，暑气就消了一半。常有城里来的客人，搬个小马扎坐在树下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有位老人每年夏天都来，他说：“这树底下凉快，心也静。”我拍过他在树下打盹的样子，树影斑驳地落在脸上，安详得像是个婴孩。

秋天，最是轰轰烈烈。叶子从浅黄到金黄，再到橙黄，一天一个样。十一月初，是银杏的高光时刻——满树金黄，风吹过，叶子簌簌地落，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雪。地上铺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沙沙响。我趴在地上，用广角镜头拍树冠，用微距拍叶片上的露珠，怎么拍都拍不够。这时候雌树的果实也熟了，吧嗒吧嗒掉在地上。捡几颗回去，炖鸡、煮粥，是秋天最温润的味道。

冬天，叶子落尽，只剩下铁画银钩般的枝干，指向苍穹。雪落上去，黑白分明，像一幅水墨画。我拍过雪后的银杏，枝干上积雪皑皑，枯瘦中透着峥嵘。那种安静的力量，比任何繁盛时都更让人敬畏。

四季轮回，这两棵树从没变过，又好像一直在变。它们站在那里，看着时代更迭，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我从一个扛着相机的年轻人，走进中年。

泗水人对古树的敬重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全县百年以上古树

名木六百多株，槐树、柏树、板栗、柿树，散布在古村落、古祠堂、古庙宇间，每一棵都被悉心呵护。安山寺的银杏，更是宝贝中的宝贝。林业部门定期来“体检”，查病虫害、测土壤酸碱度、加固支撑。

我对这两棵树的感情，也早就超出了工作。它们见证了我的青春，也见证了泗张从荒山秃岭到满目青翠的蜕变。这些年植树造林，封山育林，如今林木覆盖率百分之六十以上，安山寺成了天然氧吧，每年吸引十多万游客。

古树名木，就是这样——它们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，也是一段生动的历史记载。一棵古树，就是一本书，读懂它，就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未来。我在树下待了很久。忽然明白，这两棵银杏树在盼什么——它们什么都不盼。它们只是站着，该发芽时发芽，该结果时结果，该落叶时落叶。两千五百年，它们看惯了悲欢离合，早就波澜不惊。它们只是静静地站着，用一圈圈年轮记录光阴，用一片片叶子滋养土地，用一粒粒果实馈赠人间。

我扛着相机来了三十年，以为自己记录者。今天才发觉，我才是那个被记录的人。从黑发到白发，从胶片到数码，从新闻片到艺术照，每次按下快门，都像是对古树的告白。而它们，始终沉默不语，只用叶子的荣枯告诉我——你来过，你还在。

（作者为济宁市作协会员）

【共享记忆】

一湾蓬莱境

□梁绩科

蓬莱湾西起海洋极地世界，东至海市公园，一线环海，横贯东西。沿岸山海相依，楼阁错落，步步生景。一山一海，一城一阁，一脉传说，一域海市。蓬莱湾独有的山海风情，在众多沿海城市中别具神韵，自成“一湾蓬莱境，悠然神仙居”的诗意天地，无可复刻。

屹立丹崖山巅的蓬莱阁，栉风沐雨，伫立千年。它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，亲历着朝代更迭的岁月浮沉。因八仙过海的千古传说与海市蜃楼的奇观名扬四海，自古便享有“人间仙境”的盛誉，与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楼，素有“江北第一阁”的美名。

蓬莱阁古建筑群依山就势而建，亭台错落，楼阁参差，飞檐翘角，廊腰缦回，古韵悠悠。建筑群由蓬莱阁、龙王宫、天后宫等六个单位组成，分中、西、东三条轴线分布。主体楼阁坐北朝南，双层木构，重檐八角，四周朱廊环绕。一楼墙面，八仙过海主题浮雕栩栩如生；二楼北墙高悬清代名家铁保手书“蓬莱阁”巨匾，正中八仙醉酒泥塑神态灵动，随性坐卧。传说八仙酣饮之后，各凭法宝，踏浪渡海，为蓬莱湾平添了几分缥缈仙韵。

龙王宫由南向北次第排布，山门、前殿、正殿、后殿三进院落，古刹庄严肃穆。殿内楹联墨韵悠长，“海邦万里庆安澜，五湖四海降甘霖”“龙酬丹崖所期和风甘雨，王应东坡之禱翠阜重楼”，字字寄寓美好祝愿。

普照楼下，凭栏远眺，黄渤两海在此相拥交汇，一蓝一黄，激荡相融。车由岛、大小竹山岛、南长山岛错落排布，宛若一串散落碧海的珍珠，静卧烟波之上。蓬莱与长岛之间的这片海域，自古便是捕鱼航运、观光垂钓的绝佳胜地，亦是风云雷雨的天然道场。平流雾、海滋、海市轮番上演，变幻万千，每每现身，都令人叹为观止，尽展山海气象。

出阁东行，漫步观澜亭，极目远眺，蓬莱水城风光尽收眼底。小海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，是国内古船馆藏数量最多、品类最全的展馆，也是唯一珍藏外国古船的特色博物馆。这里曾是齐国稻作东传的北方要道，亦是盛唐北方第一大港。遥想当年，阁下榭榭林立，商贾云集，白日帆影往来，夜半灯火映海，一派繁华盛景。

每至夏秋时节，登临蓬莱阁二楼，凭窗沐风，俯仰山海。朝观日出扶桑，渔梁歌钓；午赏仙阁凌空，澄波万里；暮看渔舟唱晚，新月潮生。一阁揽山海，身在蓬莱湾，便日日沉醉在这悠然光景里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，早已记下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海上神山的缥缈传说：渤海之中，仙山隐现，仙灵栖居，长生灵药藏于其间。仙山可望而不

可及，引得历代帝王屡屡东巡寻仙。秦始皇五次出巡，三临蓬莱；汉武帝八次东巡，七至此地。《史记·武帝纪》记载，武帝于建章宫中人工筑造三神山，以此慰藉寻仙不遇的怅惘，也让神山传说镌刻在蓬莱的文脉之中。而今，三仙山风景区以三座仙山为主体，亭台环廊，水榭楼台，尽展古典园林的雅致神韵。

如果说海洋极地世界是孩童的欢乐乐园，欧乐堡是年轻人的探险秘境，那么蓬莱湾，便是所有人逐浪听海的诗意天地，是安放身心的居所。乘一帆快船出海，到后海赶海拾贝，垂纶撒网，与八仙确定格美好。

春去夏来，秋往冬归，四季蓬莱，各有风情。一碗蓬莱小面唤醒清晨味蕾，八仙宴名扬四海，鲅鱼水饺鲜嫩多汁，卤驴肉醇香绵长，海肠炒韭菜爽滑鲜香，鱼锅饼子、海麻线包子、葱花鲅鱼包、虾头酱片、还有苏东坡盛赞的大海鲍……一席渔家美味，不负人间好食光。漫步蓬莱湾畔，登田横山巅，看黄渤两海激浪扬波，交汇相融；徜徉蓬莱古阁，抚今追昔，遥思千古幽情；驻足八仙渡海口，看朝霞映海，鸥鸟翩跹；闲坐三仙山码头，望舟楫朝出暮归，鱼虾满舱。观海读海之间，感叹流年匆匆，也沉醉于碧海万顷的诸多姿态：或波光潋滟，或浪吻沙滩，或黑云翻墨，或长风卷雪，万般景致，皆动人心弦。

清晨破晓，鸣鸥阵阵，大海自沉睡中缓缓苏醒。茫茫沧海，宛如一本亘古流传的无字长卷，浪纹是舒展的书页，浪花是激昂的诗行，默默诉说着大海的辽阔、深邃与变幻，也诉说着蓬莱湾亘古不变的风华。盛夏夜幕低垂，晚霞流火，浮光跃金。约三五亲友，漫步宝龙夜市与八仙市集，点几盘鲜活海味，酌几杯本土佳酿。咸湿海风拂面，烟火气息醉人。倦了，便寻一处临海民宿，推窗见海，卧枕涛声，独享面朝大海的悠然与闲适，静享仙境慢时光。

“东方云海空复空，群仙出没空明中。荡摇浮世生万象，岂有贝阙藏珠宫。”当年苏东坡登临登州，目睹海市盛景，挥毫写下千古名篇《登州海市》。阁因诗扬名，诗借阁流传。

“好一片镜儿海。海水碧蓝碧蓝的，蓝得人心醉，我真想变成条鱼，钻进波浪里去。”作家杨朔笔下的蓬莱碧海，温婉动人，牵动多少读者的悠悠情思。

今日蓬莱湾，田横山修葺一新，临海栈道蜿蜒曲折，可近距离拥抱沧海浪花。在苏轼捡拾弹子渚之地，依旧能领略“万斛珠玑”的蓬莱古景风华。山海皆可赴，不妨动身启程，奔赴秀美蓬莱湾，赴一场山海雅约，沉醉于一湾蓬莱境中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山东省写作学会散文写作与评论委员会委员）

【此心安处】

人间五月尝新忙

□王治刚

乡间五月，花事将尽，绿意渐浓。布谷鸟还在催种，燕子低飞啄泥。风，暖洋洋地吹。雨，时急时缓，一切都那么丰盈。而我，最爱的是尝新。五月的新，带着泥土和汗水的香气。

新藕最先出水。荷塘里，荷叶刚铺开没几日，母亲却知道那泥下的藕已经长成。为了让大家尝一口新，她卷起裤腿下了塘，脚在淤泥里慢慢探，踩到硬实的一截，便弯腰伸手去挖。等藕露出水面，用水冲去褐泥，新藕便现出玉白的本色。母亲把新藕切成薄片，焯水后捞起，浇上糖醋汁，撒几粒红椒碎，吃在嘴里，脆脆的。剩下的藕节，她留着一截，塞进泡菜坛子里。过上三五日捞出来，配一碗白

粥，酸脆又开胃。

新蚕豆也饱满了。地里的蚕豆荚鼓鼓囊囊，摘下来剥开，豆子碧绿生青。母亲坐在门槛上剥蚕豆，一筐箩豆子一会儿就剥好了。灶上坐锅，舀一勺猪油化开，撒一把葱花爆香，蚕豆倒进去翻炒。只消几下，豆子便软了，油亮亮的。不用过多调料，一点点盐就够了。端上桌，筷子根本停不下来，大家越吃越香。

新黄瓜也悄悄爬满了藤。五月的黄瓜最是水嫩，顶花戴刺，摘下来用手擦一擦就能吃。咬一口，清凉的汁水满嘴都是，把午后的燥热一扫而空。母亲把新黄瓜拍碎了，蒜末、醋、香油、盐巴拌在一起，用来下饭，最实用。有时，她把黄瓜切成细丝，与焯过水的粉皮搅在一起，淋上麻酱，暑气再重也吃得下两碗饭。剩下

的嫩黄瓜，塞进坛子里，做成酱黄瓜，脆生生的能吃到秋天。

五月，枇杷也熟了。枇杷不像别的果子那样张扬，总是藏在肥厚的叶子里，要拨开才看得见。熟透了的枇杷黄澄澄的，皮上带着细细的绒毛，轻轻一撕就开了，露出橙黄的果肉。母亲挑那最大的枇杷摘下来，我蹲在树下一颗一颗地吃。咬一口，甜中带一丝微酸，总也吃不够。吃到最后，手心里黏黏的，嘴唇也是甜的。母亲把枇杷分成两份，一份送给左邻右舍。一份剥了皮，去了核，加冰糖慢慢熬成枇杷膏，装在玻璃罐里封好。母亲说，等到冬天咳嗽的时候，舀一勺兑水喝，比什么都管用。

五月，万物生长。忙地吃，忙地尝，是乡间一年中最踏实的欢喜。